

政治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复杂编织

——《祝福》的接受史研究

邱迪

(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接受史研究能为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确证提供参照。梳理《祝福》的文学研究史与教学解读史可以发现:该小说在政治与审美两种力量的博弈中经历着曲折的接受历程;在语文学科视阈下显示出由“工具”向文学本位转变的趋势。文学研究与教学解读不应偏离与割裂,《祝福》的价值传播需获得学科建设的合力。

【关键词】《祝福》;接受史;文学研究;教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4-0009-03

文学作品的价值定位会受到时空地理、政治话语、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文本与评述,以此关照当下,并且作用未来。鲁迅的传世佳作《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发表在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问世近90年来,《祝福》,连同人们对它的阐释评论,实际已构成一个文化系统。1950年,《祝福》首次编入教材,而后无论时代如何变更、教改如何进行,它在教材选文系统中的“尊位”都未受到影响,甚至说,它几乎串起了建国后每一代中学生的共同文本记忆。显然,“入教材”以及我们出于学校教育目的的相对严格的教学解读同样是将《祝福》送上“神坛”的动因之一。学生们是广泛的“信徒”,他们接受着教材及答案的“正确”引导,从而让作品控制知识与文化的地位得到不断强化,进而无论文本本身、读者群体还是出于创作、学术或者教学的教学解读,都进入到经典化这条长河,共同成为接受史中的某个原点或编码。

一、文学研究视域中的《祝福》

自诞生之日起,《祝福》就在政治与审美两种力量的博弈中经历着曲折且丰富的接受历程,其常常新的面貌也反映着读者对作品心理距离的转变。

(一)社会启蒙与人性归复视角下的文学解读

上世纪20年代,在五四精神的号召下,自由解放、拒绝冷漠、归复人性成为时代呼声,文学创作与评论因此担负起进行历史反思、国家想象与社会启蒙的重任。

1926年9月30日的《世界日报副刊》刊登了最早涉及《祝福》评述的文章《痛读〈彷徨〉》。之后,《文学周报》、《创造季刊》、《庸报副刊》等白话报刊陆续成为《祝福》的文学研究阵地。这时期的文学

评论实际上是鲁迅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与鲁迅本人及其作品的对话,着眼于对人与社会的重新发现,《祝福》自然成为透视社会的窗口与剖析历史的匕首。评论者纷纷站在关怀的高度,带着社会危机感与悲悯意识建构起最初的解读框架。如许寿裳、董秋芳就以人情冷漠、人性归复为切入,欲透过作品使人认识到“人生的究竟”^[1]、“人与人之间的冷酷与愚弄是人类许多罪恶的根源”^[2]、“象这些对于弱者加以侮辱,都不该是人类的行为,而且是人类的羞耻”^[3]。出于“为社会改造而艺术”这一愿望,《祝福》的解读从一开始就被定位到社会价值层面,因此,关于作品艺术质性的探索就长期处于空白。当然,这就使得人们大概又经历六七个时代才将鲁迅的艺术心灵归还给《祝福》。

(二)思想政治与阶级斗争视野下的文学解读

二三十年代相对自由的文学批评氛围在解放后渐渐消散,1949年至1976年,文艺界用共同的声音为主流意识代言。“十七年”时期文学体制化发展使得文学理论、创作、批评等日渐趋同,“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成为价值标准”^[4]。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成为阶级斗争和极左政权的工具,无论创作与评论都彻底偏离文学本身。

不出其外,《祝福》的艺术生命也被熔铸在时代红潮之中。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政权、夫权、神权、族权定义为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绳索,文艺界于是将“四权”演绎到对《祝福》的解读中。祥林嫂的婆婆、柳妈、大伯因此被划入到地主阶级阵营,作品的主旨变成对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另一类地主阶级的憎恶。痛恨旧社会才能热爱新社会,评论家甚至为祥林嫂这个被侮辱与损害的女人赋予

收稿日期:2013-10-10

作者简介:邱迪(1989-),女,四川西昌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了高度的精神自觉。如冯雪峰就联系到祥林嫂对灵魂之有无的疑惑,认为“被压迫的人民将产生解放自己的力量”^[6]。可见,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始终屈从于政治的权威,以阶级斗争为纲竟成“自然而然”的内容,稳定统一的话语体系不仅消解了审美的可能,更掩盖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理性思考。

(三)理性觉醒与文艺勃兴视野下的文学解读

拨乱反正促进了理性复苏,文学研究渐渐从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放——“艺术品质”,与“人的重新发现”一起,催生了新的文学研究体系。

西方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对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随着鲁迅作品中“立人”理想、“中间物”哲学、“看与被看”模式、“离去——归来——离去”格局被发掘,“回归文学”的诉求呼之欲出。就《祝福》的解读而言,诸如对“我”这个知识分子形象的理解;对作品叙事结构的分析;对细节描写场景渲染等艺术手法的发掘;对民俗文化与性别文化的提取;对电影、音乐及文本跨领域表达的比较等都成为研究热点。一个大写的、单向度的、严肃的革命家鲁迅在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渐渐回归为一个艺术的、独立的、血肉丰满的人。他的思想开始用于检视当代人性,经典作品的意义超越性也得到不断证实。当然,新时期以来,《祝福》的文学研读并没有完全摆脱政治话语的预设,但可喜的是,理性、多元已成为时代主题,我们藉此感受到中国学人学术独立与关照现实的精神力量。

二、教学解读视域中的《祝福》

语文教学层面的文学解读与文学研究层面的文学批评虽然都围绕文本阐释展开,但因二者的受众不同也就决定了不能将教学解读完全等同于文学批评。我们知道,文本一旦进入语文教材成为课文,它就被赋予了教学价值——出于何种目的,我们要在这个单元(专题、时期等)教授、学习这个文本。教学价值的实现需要教学解读的支持,而教学解读中的“教学”即规定了“解读”这一行为具有双重使命:首先,解读的内容要面向相较于成人而言经验尚不成熟的孩童,他们需要借助解读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其次,解读还是一种示范,是学生习得阅读分析技能的有效途径。基于此,语文教学层面的文本解读无论在理论配合还是实际操作方面都要比单纯的文学研究更加繁复。所以,教育工作者必须选择性地吸收文学研究成果,使教学解读适用于“这个年龄”与“这个时代”的受教育者。当然,这里

的“选择性吸收”背后是国家意志、教育观念、文化传统等多重力量的组合,它们不仅主导着教学解读的态度与教学价值点的创生,而且还推演出文学教育的结果图式。

语文教材设计包括选文、导读、作业、助读四个部分,它们相应而生为作品提供了规范的解读思路。教师教学设计与教材设计不同,它因体现着教师的主体因素而更能反映教学解读不同于文学批评的特点。《祝福》进入教材至今已60余年,若将教材设计与教师设计作为反观教学解读的镜子,我们发现,《祝福》的文本定位呈现出由说教工具向文学本位转变的趋势;教学解读表现出从标准化向多元化过渡的格局。

(一)教学解读的盲从与僵化

1950年,《祝福》入教材,我们不妨将其首次亮相看作语文学科对国家政治建设的积极响应。接纳《祝福》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建国后第一套统编教材)在编辑大意中道:“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学科更显得重要。要通过语文课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的故事来表达。”^[6]可见,建国初期的语文教育带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担负起为时代传声的任务。文革期间,《祝福》的课文导语与教参解读都围绕“四权说”展开,更有甚者引申到要学生从祥林嫂无权的痛苦联想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身处毛泽东时代的幸福感。“仇恨万恶的旧社会,打倒如柳妈、鲁四老爷等阶级敌人”,类似的言辞充斥在中学语文课堂,《祝福》无端变作制造仇恨意识的种子,一时成为开在教育疆土上的病态之花。

极端的误读是《祝福》入选教材后面临的最初困境,语文教育工作者对文学研究不加选择地狂热追捧使得学科教学缺失了对作品的基本尊重以及对学生的生命关怀。

(二)教学解读的转向与徘徊

文革后至20世纪末,理性大潮归复,语文教育体系得以重构。学者如申小龙、陈钟梁;一线教师如于漪、钱梦龙等纷纷表达了自己对语文教学的忧虑与反思。人的发展,成为语文教育目标层面上一个共识。

《祝福》依旧作为经典选文出现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从教材设计可见,语文学科正一步步走出阶级斗争的阴影。如《祝福》所在的81版高中语文教材第二册第一单元导语道:“学习这个单元,要注意

欣赏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语言……注意情节、环境与人物的关系。”与之相应,《祝福》一课的作业练习与就主要涉及到作品的结构梳理、主题分析与关键词赏析三个方面。有关阶级斗争的阐释虽被彻底清扫,但该时期的相关教学参考以及教学设计仍然显示,《祝福》的教学解读还未与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保持同一“开化”态度——因袭的重担依旧妨碍着语文学科的改革发展。如不少教参仍采用毛泽东的“四权说”来诠释《祝福》的主旨,教师的教学设计也常常围绕同一种解读模式展开——“通过……批判封建社会”。可见,作品在中学语文界还未彻底摆脱高深却单调的社会意义,鲁迅被神化、机械化的命运也未得到明显转变。阐释系统令学生远离鲁迅,文学界与语文界对此都有责任。

原因很明显。文艺界与中学教育界固有的隔膜使得鲁迅研究成果与文学教学之间鲜有协作,解读的代沟因此长期存在。另外,教学开展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受到从苏联引进的“八大环节”、“五个步骤”文学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们习惯于对《祝福》进行肢解讲读。除钱梦龙等少数教师外,鲜有教师以自主阅读、提问解惑的方式开展教学。问题探究本可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空间,但他们的多元理解可能会超出教师的教学预设,因而多数教师并不愿在这样的经典作品上“垦荒”。钱梦龙的教学设计是先收集学生的提问,再归结为一个探究总问——“祥林嫂怎么死的”。虽然教学解读的最终指向仍然是封建社会批判,但他对教学程序的突破——不再沿用传统的文学讲读法,还是对《祝福》的教研发展有所促进的。

(三)教学解读的勃兴与反思

2000年以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得到深化发展。新课标带动教材新编热潮,“一纲多本”的教材格局出现。语文人文性诉求愈加突显,新课改因此加大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全日制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教科书选文要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富于文化内涵,文质兼美,丰富多样,难易适度。”^{[7][23]}在这一背景下,审美,成为文学教育的重要目标。

《祝福》的典范性是其获得众多编者青睐的资本,人教版(包括统编版、课标版)、苏教版、鲁教版均收入此作。新编教材均强调了当代文学批评成果与教学解读的衔接,《祝福》的文学品质得以不断展现。人教版沿用分析小说三要素的编排思路,虽相对保守,但也加大了自主探究习题的比重,可见编者正在引导阅读态度的转变。苏教版课后有五

道习题:一是以“太不公平了”为开头谈初读感受;二是将自己虚拟的故事与原文进行比较;三是阅读与小说写作技法相关的名言,再次鉴赏文本;四是讨论文本中的细节描写;五是探讨鲁迅小说中的“看与被看”模式。这些开放性习题虽然会增加教师教学的难度,但不能否定的是,教材设计扩大了鉴赏的范畴与阅读的视角。鲁教版的单元目标是“洞察世事沧桑”,选文编制是通过活动式教学把握《祝福》的人文内涵。基于此,编者设计了转换视角复述故事、编演剧本、“庭审”杀死祥林嫂的凶手等课后习题。活动式教学有助于突破僵化的解读套路,鲁教版为改善文学教学的开展方式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教师的教学设计是教材内容教学化的具体呈现,如《祝福》这样的经典作品,在教学时就有必要用“发现”代替“解释”。若将传统阐释奉为圭臬、一味铆定思想意义,那无论对于作品本身还是学生认知而言,都将构成伤害。就近年发表在《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与学》等书刊中的《祝福》教学设计(约二十篇)来看,可以概括出三个特点。第一,教学内容集中于祥林嫂形象解读以及作品主题阐释。多数教学设计以祥林嫂的肖像变化为切入点(如眼神),探讨封建礼教、社会压迫等思想主题。小说写作技法的研讨服务于主题解读,未见有单独将技法形式、叙事美学列为解读重点的教学设计。第二,技术化操作较明显。一些教师急于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全方位的文本解读,于是一节课就会涉及较繁杂的内容,如既要细致梳理情节、逐个解读人物形象,又要通过讨论归纳作品思想意义。此类教学设计虽然看上去内容饱满,但紧密的教学节奏很可能挤压学生的自主思考空间,以至课堂生成屈从于教师预设。第三,教学解读自觉吸收文学研究的有益成果,但开掘尚不深入。不少教师关注到“看与被看”、“中间物”等研读视角,以此切入或就此深发,教学设计也显得新颖且富有层次。但教师们普遍仅就《祝福》一篇小说来谈这些主题,未进行比较阅读与迁移阐释。结合近年来语文教研的新成果,我认为,《祝福》的教学不妨采用专题研读的形式。如祥林嫂人物解读便可结合学生在初中就已熟知的孔乙己和闰土。他们作为具有经典意味的弱者形象,不仅是解读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态度的例证,也是反映鲁迅“反抗绝望”主体精神的关键。高中学生有能力参与鲁迅思想的深度研讨,以人物群像为凭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文化感知力与对比鉴赏力。

(下转16页)

[7]吴新云.黑人妇女形象[N].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2009-4-7.

“Beloved” — The Slavery in a Black Woman’s Eyes

WANG H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Abstract: Slavery is a scar that never disappears in the short and prosperou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ha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North America, with the cost of those innocent Africans’ lives and freedom. Toni Morrison’s novel “Beloved” reminds us of that period and reveals the sufferings of black people, especially black women. The novel prompts us to think about the origin and the relentless effects of slavery once agai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slavery and black women’s station.

Key words: “Beloved”; Black Women; Slavery; Origin; Consequences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 11 页)

世界上绝不会有哪一部文学经典会成为拒绝评说的“遗世美人”,这就意味着,当前的文学研究与教学解读都是令《祝福》的文学生命得以扩张的重要方

式。在这个庞大的阐释体系中,我们的学者应该关注实践教学,关注经典的传播;我们的一线教师应该吸纳有益研究成果,拓宽经典的解读维度。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董秋芳.彷徨(序)[N].世界日报副刊,1926-10-19.
- [2]许寿裳.北新(半月刊)[N],1927-11-1.
- [3]景宋.鲁迅的《祝福》[N].文学周报,1927-8.
- [4]曹万生.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5]冯雪峰.单四嫂子和祥林嫂[N].中国青年,1954(12).
- [6]宋云彬等.初级中学语文课本[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
-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The Complex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and Aesthetical Culture —The Acceptance History Study of “Blessing”

QIU Di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Abstract: The acceptance history research offers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values of literature classics. When studying through the litera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analysis history of the work “Blessing”, it is clear that this fiction is going through a process of acceptance between the struggle of political and aesthetical powers; it shows the tendency of transforming from “tool” to literature standard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study. Literature study shouldn’t be separated from teaching analysis. The transmission of literary value of “Blessing” needs the help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research subjects.

Key words: “Blessing”; the Acceptance History; Literature Study; Teaching Analysis

(责任编辑:周锦鹤)